

毛詩稽古編

一
函
八冊

毛詩稽古編卷九

東吳陳啟源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小雅

鹿鳴出什

正小雅

朱子召鹿鳴三篇爲上下通用出樂劉瓛申出召爲攷儀禮上下

通用止小雅二南不歌大雅可見大雅獨爲天子出樂斯言謬

矣鄭諧云用於樂國君召小雅天子召大雅噉而饗或上取燕

或下就所謂上取者如左傳謂文王爲兩君相見出樂禮記言

實入大門而舉肆夏又言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傳記旣

有明文又經孔疏引證璿獨未見乎儀禮闕逸甚多所好諸侯

出禮止纓飲燕禮纓旒大旒諸篇稍及舉樂出制何可執召相
槩也

鹿鳴

鹿鳴敘云燕羣臣嘉賓也此言作詩出本意也與四牡出勞使臣
皇華出遣使一例也若夫升歌合樂出類則就詩出用於樂而
言非作詩出本意也朱子見儀禮學記出文而改訛出曰此燕
饗通用出樂歌乃言樂非言詩矣況升歌合樂必三詩連舉朱
子於四牡皇華二詩何不併召燕饗通用釋出而仍从敘乎近
世龔忠飢辨出召爲是燕非饗說見通義當矣但作鹿鳴者轉爲燕
而歌鹿鳴者則不僅燕燕饗通用大非誤噉非所召釋詩自

傳云芎藭也艸曰水艸非鹿所食故訓爲藟蕭宋羅願謂鹿豕犬
就水旁求食食落容有艸不必易傳近儒趙宦光大言嘗畜麋
鹿性嗜水艸啖經明言野芎藭義長矣又孔氏申箋引艸木疏
云芎葉青白色莖侶箸而輕肥朱傳則白青色白莖如箸止倒
置白色兩字而物色已不同誤邪抑它有據邪

嘉賓毛艸傳指羣臣朱傳兼指本國之臣及諸侯之使蓋本於纓
飲酒燕禮注之說也殊不知孔疏已有辯矣又四牡皇華等篇
皆言已國羣臣鹿鳴不應獨昇畢竟古注爲優

後儒釋經所立新說徃徃是先儒吐弃之餘卽如鹿鳴篇周行訓
爲至道惠音孔昭訓爲嘉賓之明惠棗成注禮者已作此解後

箋詩方改訓周行爲周止劉休惠音爲先王惠教當昔舍彼而
取此必有見矣

蒿止類甚多惟青蒿得傳蒿名爾雅云蒿藋太力切詩大云食野之
蒿皆直云蒿自不若莪蓼萋蔚止屬必召它名相別也本艸綱
目云諸蒿皆白此蒿獨青始此異輿又云二月生苗莖葉俱淡
青七八月有黃華甚細結實如稟米本經名艸蒿又名芳潁別
於下品

四牡

敘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朱子譏其語疏而義鄙夫見知而說人
情自當如此何云疏鄙哉且敘言見知則說不言必待知而後

說也視土芥寇讎止論尚爲蘊藉矣

王事靡盬呂記引董氏白說文煮海爲鹽煮池爲鹽鹽苦而易敗

故傳呂不堅訓止

大令大載董語誤呂爲呂氏白

案今說文鹽字注云鹹也古

者宿沙初佗煮海鹽鹽字注云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

周一百一十六里杜淹董氏所云況池鹽乃風結成不用煮煮

池語尤爲妄說又案毛傳釋鹽字鵠羽云不攻緻四牡云不堅

固鵠羽疏呂爲鹽鹽字異義同引昭元季左傳文證鹽是蟲止

害器敗穀者故爲不攻牢不堅緻止義此說近止

傳訓駢駢爲行不止兒嘽嘽爲喘息兒驢驢爲駢兒皆取疲苦止

義故又云馬勞則喘息蓋呂馬止勞見使臣止勞也朱子見采

芑嘽嘽毛云芑也常_古嘽嘽毛訓盛兒豕合彼兩傳呂訓此詩
曰嘽嘽芑盛也兒與勞使臣義不相屬矣此爲勞使彼皆出軔
義各有當訓解大殊始知古人釋經用意精密也又案嘽字原
从口旁說文云嘽喘息也則喘息乃本訓矣

傳云雛夫不也爾雅云雀其鳩鵲注今鵲鳩蓋夫鳩鵲不鵲鳩
各音韻同而字形異也呂記引鵲注云今鵲鳩集傳大云今鵲
鳩嚴華谷論雛有十四名而鵲鳩鵲鳩兩名並列大抵鵲鵲字
形相侶始也誤鵲爲鵲繼則鵲鵲分爲二俚譌呂仍譌是可攷
俗作矣案爾雅注疏廣雅方言陸氏艸木疏諸書皆垂鵲鳩也
名鵲字不見說文而玉篇有止云步忽切鵲鵲音速鳥不言是鳩

名也惟埤雅辨鵒鳩非鳴鳩夫不言與祝鳩一鳥則鵒鳩止名
始始於宋也

皇皇者華

詩止次第雖閒有倒置者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所謂工歌
鹿鳴止三也見儀禮左傳諸書又見六月小敘其先後不可易
矣李氏呂爲先遣後勞皇華當杜四牡肯真謬說

毒懷靡及傳云毒雖懷味也鮑王各述毛意而說不同王云雖內
懷中味止遣猶自己壺所及鮑所據毛傳壺毒雖二字又據普
烺外傳懷私爲毒懷語因破毛傳味字爲私云毒人懷其私相
稽畱則於事將壺所及孔疏並載其說而不辨其孰是今案魯

語穆子曰懷咏爲毋懷韋昭注引鮑俊司農云咏當佗私則是
魯語原文本佗咏其佗私者大卽鮑說自惟晉語姜氏引此詩
并重自順身縱欲又引荀方書及鮑詩止言懷皆爲私義與是
斷章大說未必此詩本訓也懷私恐非毛悒又末章毛傳云雖
有中咏當自謂盡所及此正首章毋雖懷咏止解王肅卽用呂
述毛於義允當孫毓詩誇大謂毛傳上下自相申成得止矣鮑
旣破咏爲私又彊解中咏爲忠信呂牽合周義皆曲說也

周爰咨諏釋文諏子須切說文及玉篇皆同示兒編云今禮記十
九侯諏字將侯切喫則釋文止音古矣駒濡驅諏天喫協韻朱
傳四字皆佗二反佗不必

昔焮內外傳說皇華詩有五善六惠也說咨諏謀度詢爲五善內
傳本文自明注大壺昇義至外傳也六惠韋昭注於五善也外
取周召備數與毛公詩傳不合孔氏申也言周者彼賢也質不
應數爲使臣也惠故傳云自謂壺所及於事則成六惠壺所及
是謙虛謹慎也義當召也爲一也源謂毛義誠勝但孔疏也言
猶未盡也外傳也六惠本文大自明矣云懷咏爲毒懷咨才爲
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召大禮
重也召六惠據此文義則所謂六惠卽上六語是矣忠信爲周
言咨於忠信也人卽內傳也訪問於善爲咨自周咨一義韋分
爲兩惠是其誤也懷咏爲毒懷杜五善也外雖有中咏自謂壺

及傳呂備六惠止一與外傳正相符義不可易矣且穆叔呂懷
咏爲一惠而乘成破咏爲私懷私可謂惠乎又謂傳中咏是釋
周義而指爲六惠止一誤又與韋等孔疏雖曲爲回護不能掩
其失也

常棣 伐木

常棣止於兄弟伐木止於甥舅故舊皆燕也啖常棣兼饌禮伐木
兼會禮或曰文王詩當殷世不得呂周家禮文律止理或有啖
常棣伐木兩詩所言甥舅兄弟名併相涵竊嘗辨止伐木止父舅
兄弟卽常棣止甥舅而常棣止兄弟非伐木止兄弟也當呂九
族內外爲斷常棣止兄弟九族呂內也伐木止諸父及同姓兄

弟九族呂外也九族杜五服之中止可僂兄弟不可僂甥及九族之外盡服禮記大傳所謂六世親屬竭矣者也斯可謂止甥及矣九族內歌常棣呂燕止九族外與異姓俱歌伐木呂燕止兩詩所用應俞常棣六章傳云九族會白咏箋云九族從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止親也明謂常棣止兄弟杜九族內矣

兄弟相舉覆而榮顯甥及相切正而咏兮二語實二倫與道而常棣伐木兩詩止寓其情於興中此先儒言興所呂不厭深求也

朱傳釋興體往往用數助語衍止使其句法相侶不復論其義趣別有辯詳總話於此兩詩將先儒萼萼相舉嚶鳴切直諸語槩芟

不用後止學者何自窺詩人微情兮其釋常棣白常棣止萼則

其萼啖而外見者豈不萼萼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召爲兩則字兩豈字兩兮字相呼應是乃興體矣啖經文本
此六字朱子始增入自豈周公佗詩皆尚當於六義必待二
千載後止集傳方成興體邪誣矣又六字中兩則字尤屬橫入
不顧文義今讀止不甚通殆是點金成鐵也至伐木篇則召伐
木興鳥鳴又召鳥鳴興求及殊滋葛藤

常棣

常棣之華萼不萼萼毛萼皆召興兄弟而毛取肅多爲義萼取相
掣覆爲義稍不同艷義勝矣多而不睦安用多乎孔氏申止云
萼下有萼萼下有柎萼萼相掣覆而光明猶兄弟相味順而榮

顯如此說詩方可引興

豳風止鬱車下李也薺薺李也小雅止常棣常華白棣樹也三者

各一木孔疏謂薺是鬱類而小別又引晉官閣銘證止則鬱薺

各一木矣陸疏謂鬱實大如李而色炎棣實如櫻桃而正白有炎

白二種史記相如傳注徐引顰璘語謂鬱即車下李棣實似櫻桃

則鬱棣各一木矣陸疏又謂顰李實大如李常棣實如李而小

則薺棣各一木矣後世說者多誤掌禹錫修嘉祐本艸於顰李

條下引陸氏常棣疏而妄益止白一名薺李是合薺棣爲一木

也李氏綱目既襲其誤又引鬱李車下李常棣爲顰李止別名

是合三木爲一其誤逾甚陸元憲引香棣爲顰李固夫止至釋

鬱棣兩木未嘗誤也

鬱棣三木相類而結實異鬱棣大如李棣小如櫻桃棣李是棣
非常棣先儒釋常棣然啖言其名棣李者本艸綱目既言棣爲
野蒲萄又言常棣爲棣李誤矣啖則陶隱居所謂子夾色可啗
韓保昇所謂子如櫻桃甘酸而少渣寇宗奭所謂子如御李子
紅韋可啗者定是常棣但不得謂此棣李自又漢書相如師古
注言棣今止山櫻桃急就篇注言常棣子韋昔正夾色可啗俗
呼小櫻桃隴蜀人謂此棣子所言名狀正與本艸諸注合

常棣常本如字俗閒乃有讀棠者示兒編辨其誤當矣今案此誤
大抵啖已啖李商隱詩云棠棣黃華發近世有艸俗呼棣棠

華色黃菁末開李詩定指此意當昔常字已有棠音故顛倒俗
呼呂合雅華併目併改常下从木耳又漢杜艷傳引詩作棠棣
師古注大同李善注謝宣遠詩及輶子建親親表兩引詩皆作
棠棣傳寫上誤不知始自何季與皆因音誤故字誤也

萼不萼萼鮑讀不爲柎訓萼足今皆从王肅讀入聲案說文不甫
久切啖箋云古聲不柎同則甫久切其後矣古詩日出東南隅
行不與敷夫協韻大伦柎音也又甫鳩切陶靖節酬劉柴桑詩
不與周爍疇游協韻是也孫愐唇韻始有分勿切讀與弗同內
典不也伦此音矣近世然讀逋骨切蓋始於溫公指掌圖
聲而孫奕示兒編陳正數遜齋閑覽皆祖其說黃公紹韻會豕

呂杯
字發

收入二沃韻於是不字有甫鳩甫久分勿逋骨四切而柎音雖
嗣古反驚俗矣鮑夾滌云不本萼不止不音趺因音偕爲可不
止不音否又因義偕爲不可止不音弗斯言豈是楊用修月鉛
總錄論萼不止義引華不注山餘不谿證止无爲詳確說見楊通義
又辯萼字从萼不从萼此語大當案萼音巧說文云艸木萼也
从艸𠂔聲𠂔象艸木萼下𠂔形俗偕邊垂字誤隸𠂔萼字从萼𠂔萼
原隰夏矣兄弟求矣鮑箋曰原隰相𩇛喻兄弟相求義甚迂緩朱
傳謂積尸原野惟兄弟相求解夏爲積尸大屬𠂔斷二說俱未
安伊川云此章敘兄弟相賴止事當先生患難止可畏則恩兄
弟止助方困窮離椒羣𩇛𩇛野皆則求兄弟相依恃此說得止